

近现代苏州蛇伤医药的发展与传承

师为人^{1*}, 高忠恩², 仲泽昊³, 张宇佳¹

¹ 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苏州

² 苏州市中医医院 江苏苏州

³ 江阴市中医院 江苏无锡

【摘要】苏州蛇伤治疗历史悠久，民间积累了大量方药，却失于文字记载。民国时期，个别医家开始注意收录蛇伤方药。新中国成立初期，苏州政府通过号召献方、采风访贤，通过各界将群众所献蛇伤方药整理出版，将确有治验的民间蛇医请进医院开设专科门诊，研究和传承其医术。20 世纪 70 年代，苏州医药专家对疗效显著的蛇伤方药进行剂型改良，研制出了“吴江蛇药”等中药蛇伤制剂并组织鉴定。改革开放后抗蛇毒血清逐渐在急救中取代中药蛇伤制剂，中医药的临床首位度虽让位于西医急救，但仍有不可或缺的作用。苏州蛇伤定点救治医院摸索出以针刺穴位“八邪/八风”排毒、外用中药敷贴消肿、内服中药或中药蛇伤制剂解毒辅助抗蛇毒血清治疗的模式。这一历程体现了从散在民间经验，到政府主导的系统性收集、研究与制剂开发，再到与现代医学急救体系融合，最终形成具有吴门医派特色的规范化蛇伤专科的完整发展路径。

【关键词】蛇伤；蛇医；中医药；吴门医派

【基金项目】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2024SJYB1134）；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科研项目（SZWZYQDJ0113）

【收稿日期】2025 年 11 月 16 日 **【出刊日期】**2025 年 12 月 15 日 **【DOI】**10.12208/j.ircm.20250039

The development and inheritance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snakebite medicine in Suzhou

Weiren Shi^{1*}, Zhong'en Gao², Zehao Zhong³, Yujia Zhang¹

¹Suzhou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uzhou, Jiangsu

²Suzhou Vocational Health College, Suzhou, Jiangsu

³Jiangyin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uxi, Jiangsu

【Abstract】Suzhou has a long history of snakebite treatment, with a wealth of folk prescriptions and remedies accumulated among the people, yet many of them lack written records.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a small number of physicians began to pay attention to collecting snakebite prescriptions.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Suzhou government called on the public to contribute prescriptions, conducted field investigations to seek out experienced medical practitioners, organized and published the snakebite prescriptions donated by the people through various sectors, and invited folk snakebite herbalists with proven clinical efficacy to work in hospitals and set up specialized outpatient services, so as to study and inherit their medical skills. In the 1970s, medical scientists in Suzhou improved the dosage forms of snakebite prescriptions with significant curative effects and develope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nakebite preparations such as “Wujiang Snakebite Medicine” and organize the appraisal.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ough antivenom gradually replace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nakebite preparations in emergency treatment, it still plays an indispensable role. Suzhou Snakebite Designated Treatment Hospital has developed a therapeutic model that combines acupuncture at “Eight Pathogens/Eight Winds” acupoints for detoxification, topical application of Chinese herbal patches for swelling

*通讯作者：师为人（1993-），中医学博士，讲师。

reduction, and oral administration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s or snakebite-specific preparations for detoxification, as adjunctive therapy to antivenom treatment. This process demonstrates a complete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of snakebite specialty medicine with distinctive Wu School characteristics, evolving from scattered folk experience to systematic collection, research, and formulation development under government leadership, then integration with modern medical emergency systems.

【Keywords】 Snakebite; Snakebite herbalis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Women School of Medicine

前言

苏州地处长江与太湖之间, 水网密布, 滩涂众多, 既适宜农耕和商贸活动, 也为蛇类的栖居提供了理想的环境。由于时有毒蛇为患, 苏州地区自古也积累了很多民间蛇伤方药。明清时期, 蛇丐群体兴起(耍蛇的乞丐, 俗称“蛇花子”), 苏州浒墅关西一带便有蛇丐降服毒蛇、救治伤患的奇闻轶事见诸文人笔记^[1], 地处这一片区的望亭镇即为连接古今的线索。此外吴江的同里、平望等镇和常熟的梅李、白茆、辛庄等乡也是历史悠久的蛇医之乡。另一方面, 自宋元以来, 苏州的儒医传统愈加深厚, 至明清更有“吴中多御医”的美誉, 这使得姑苏城内的中医对民间蛇医蛇丐及其技艺难免持保留态度。新中国成立初期, 不论中、西医均对毒蛇咬伤束手无策, 直到蛇医引起官方注意后局面才有所改观。此后历次政治运动推动了苏州中、西医学界和广大群众对蛇伤方药的重视, 部分医院吸收蛇医并传承发展其技艺至今。

1 民国至 20 世纪 60 年代中叶的蛇伤研究

1.1 苏州国医专科学校与农村医疗进修社的国药研究

医界方面, 随着近代西风东渐日盛, 传统国医国药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 在新医学、药学的触动下, 一批中医界先进人士开始尝试汇通中西医, 至民国形成“中医(药)科学化”思潮, 即以科学方法整理、研究中医药。中药研究方面, 苏州的先行者首推叶橘泉。

叶橘泉早年行医于吴兴乡里, 1925 年赴中西汇通派大家恽铁樵在上海开设的函授学校系统学习中、西医理论, 并初步形成其研究中药的思路。学成回乡后, 结合早年在乡间行医时接触到的民间单方, 于 1933 年创办国药单方实验研究社, 带领学徒上山采药, 对收集到的中药和民间草药进行单味药研究, 既纠正前人记载的错误, 又拓宽了其用药范围。两

年后叶氏受邀在苏州国医专科学校任教, 将这一传统带入苏州。苏州国医专科学校先后开办了苏州国医医院和苏州国医研究院, 叶氏为其挂牌医生和研究教员之一。行医期间叶氏继续“下问铃串”, 收集整理民间单方。

1941 年国医学校停办后, 叶氏转入苏州乡里, 继续行医办社。新中国成立之初, 为配合爱国卫生运动的农村宣传和实践, 在苏州同仁的加盟下, 叶氏改组农村医疗进修社, 积极在乡间防治传染病、培训中医士。有了稳定的社会环境, 叶氏得以专心研究方药, 出版了《实用经效民间单方》^[2], 还翻译了日本同仁的《动植物民间药》^[3]。前者系叶氏多年收集整理的民间单方汇编, 其中散见具有治疗蛇伤功效的草药, 后者则专门列有“蝮蛇等之咬伤”的动植物药。这些是苏州地区最早的民间蛇伤草药专门记录, 叶氏开创了先例^[4]。

1.2 “献方采风运动”中的方药收集

政界方面, 新中国成立之初奉行“中医(药)科学化”政策, 旧政府留下的药学家们得以在人民政府的安排下继续从事中药研究。新的中医政策颁布后, 卫生部开始重视中医的治疗技术, 并通过召开各级中医代表会议的方式鼓励中医献方。随着各地中医代表会议、座谈会、经验交流会等会议的召开, 越来越多的中医业者主动献出家传的经验、秘方。在华东区, 江苏省中医代表会议在 1954 年 6 月底召开, 会议召集了全省 70 位中医代表, 传达新的中医政策。会议的交流环节中, 不少代表献出自己的治验秘方^[5]。1954 年 10 月在上海召开了华东区暨上海市中医代表会议, 华东局书记谭震林在会上指出, 对中医和西医要同等重视, 并指示与会中医交流医药经验^[6]。

会议献方的模式至 1955 年开始发展为献方运动, 河北省还首创了“采风访贤”等形式, 将对单、验、秘方的搜集范围扩大到中医行业之外^[7]。“采风

访贤”的方法经《健康报》的宣传和推广,引起全国各地的效仿。通过访贤,河北将部分行医于基层的“土专家”请进医院协助治疗。这个做法也藉由《人民日报》影响全国^[8]。1956年6月,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谈及中医药防治血吸虫病工作时,对中医验方采集工作表示肯定,并鼓励各地进一步发挥单、验、秘方中的作用^[9]。为贯彻这次会议精神,南通市中医医院的朱良春拜访了季德胜等“土专家”,请他们在医院开展门诊活动,季德胜随之献出了蛇药秘方。由于此时国内还没有治疗蛇伤的现代手段,季德胜蛇药引起了卫生部的注意,其事迹被《人民日报》刊载,成为国家竖立的典型,希望能鼓励各地方在收集一般献方之余专门收集蛇伤验方^[10]。

由于支援建设南京中医学院、江苏省中医医院等单位的需要,苏州中医界人员调动频繁,苏州地区中医代表会议不得不推迟到1955年12月召开。会后成立了苏州市中医工作者协会和吴县卫生工作者协会中医中药研究委员会,并于1956年11月召开苏州市中医工作者协会会员代表大会。吴县卫生工作者协会中医中药研究委员会将上述两次会议上收集到的献方汇编成《中医秘方验方汇编》^[11]。受限于苏州自古深厚的儒医传统,此时献方者又多为正式中医从业者,因此尚未有人献出包括蛇伤方药在内的民间验方。此举社会反响热烈,更多群众参与到献方运动中来,1958年4月刊印的《中医秘方验方汇编(第二辑)》出现了“虫蛇咬伤类”民间验方^[12]。事实上,因苏州自古商业繁荣,水陆交通便捷,尤其是近代铁路运输兴起后,苏州聚集了大量诸如蛇丐等流动人员,一度留寓苏州的季德胜就曾拜入彼时活跃于苏州北门的韩姓蛇丐门下^[13]。此类人群虽出身微末却身怀璞玉,亟待慧眼识材。

1.3 “大跃进”期间卫生部门对蛇伤医药的重视

鉴于此前各地对蛇医的调查走访和对蛇伤方药的深入发掘,卫生部决定办一次全国性的蛇伤方药交流会议。1959年10月,全国蛇伤方药交流会在广州举行^[14],来自东南沿海省、市的相关专家和上述地区较出名的民间蛇医(如江苏的季德胜等)均有出席。此次会议还提出了由各省、市、自治区间进行蛇伤和蛇毒研究协作的初步设想。会后华东方面迅速以季德胜蛇药的临床验证为契机,以南通、无锡、苏州、上海、杭州、宁波部分医院和研究单位为基

点,在江浙沪地区建立起了蛇伤方药临床研究协作网络。其中,苏州的协作医院包括苏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苏州市中医医院和苏州解放军一〇〇医院^[14-15]。由于苏州医学院刚成立不久,对于蛇伤方药研究表现最为积极,且医药科研条件最为完善,成为苏州蛇伤医药科研的早期中心,此后则由苏州市中医医院主要负责。

同年,时任苏州市卫生局局长的惠志方走访了在望亭镇久负盛名的蛇医何福林及其夫人阚阿菊,并将夫妻二人安排在上山原范公祠内成立吴县毒蛇防治所,由吴县卫生局的中医代表徐正奎协助工作,何氏“毒蛇败毒散”藉由徐氏公之于众^[16]。不同于吴县,苏州市区的蛇医民间首推朱松官。为表重视,苏州市政府给朱氏在十全街分配了住宅,准许其在家开诊行医。受政府所感,朱氏献出了家传秘方,交由苏州医学院药理学组王道生等人研究^[17]。遗憾的是,经王氏团队实验鉴定,认为朱氏蛇药和其它民间蛇药均存在有效成分不明、疗效不确切的问题,因此未能继续此类研究。

当献方采风运动发展到“全民采风”阶段,吴县卫生局大力发动群众献方,仅历时一年多,便采集到民间单、验、秘方11425张。吴县卫生局还聘请金里千、刘哲明、顾景亭、顾允士、唐济民等苏州名医加入吴县医学会,由吴县医学会对收集到的献方进行整理。最终吴县医学会选定了1192首验方,将其编入《祖国医药采风集》。该书于1959年12月刊印,书中所载验方不乏蛇伤方药^[18]。

1.4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研究

自1958年开始,苏州市中医医院不定期开办中医学徒班培养新生代中医。该院医生俞大祥在讲课之余向学生们介绍了民间蛇医蛇药,引起了第二期学徒班学生惠仲华的注意。毕业后,惠仲华进入位于山塘街的虎丘镇卫生院工作。由于乡镇地区蛇伤频发,惠氏本人对蛇医技术又有浓厚的兴趣,经院方选派,惠仲华于1964年进驻吴县蛇防所,跟随何福林学习2年。期间朱松官曾来此会诊,惠氏得以与之结识,此后两人时常交流治疗心得。出诊之余,惠氏还做了苏南、皖南和浙北地区毒蛇蛇种及其排毒量的比较研究,证明江南地区的毒蛇主要是蝮蛇,且三地蝮蛇排毒量大致相同,后续又发现太湖沿岸的蝮蛇毒性较内陆更强,以及蝮蛇毒牙间距与排毒量的关系等。

另一方面, 由于“大跃进”以来药材需求量的激增, 吴县卫生局于 1961 年组织了该县的野生药源普查, 普查结果于当年 9 月编辑成《苏州专区吴县野生药源普查资料初步汇编》一书面世。该书专门罗列了民间草药统计情况及献方人, 其中蛇伤草药包括白凤仙、毛豆、黄开口、半枝莲、紫花地丁、吹牛皮草等, 献方者涵盖城乡僧俗各界, 可见彼时群众的热情^[19]。

总的来说,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蛇伤中医药研究成果不多, 除惠氏的研究和民间献方外, 多为前一个时期的总结。此时医药专家从中医药研究中抽身, 回归西药和生物制品的研究专长, 短时期内即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也因此埋下了政治隐患。

2 特殊时期苏州蛇伤医药的发展

“文革”初期, 苏州医学院遭受严重冲击, 由于该校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放弃了包括蛇伤方药在内的中医药研究, 专注于医药学和蛇毒毒理学研究, 被指控犯了“路线错误”, 所有研究被迫中断, 直到 1968 年 9 月实验室才恢复原貌, 但此前的研究成果全部毁于一旦^[20]。同一时期原苏州市卫生局中医科在遭到“造反派”夺权后被取消, 至 1983 年前一直未能恢复, 苏州各市县的中医蛇伤医药发展进入相对独立的局面^[21], 这在某种程度上也给了各县自由发挥的空间。

2.1 逆境之中基层的努力

“文革”开始后为贯彻毛泽东的“六二六指示”, 苏州市镇的很多医生遭到下放, 其中惠仲华被下放到虎丘公社茶花大队合作医疗站, 这也给了惠氏与当地蛇医接触的机会。巧合的是, 距离该大队不远的虎丘福利院(今苏州市社会福利总院旧址)内据传原有一位老蛇医王春生。王氏弟子为望亭镇蛇医陆兰生, 再传弟子即何福林。王春生另有弟子屠征林彼时在光福镇行医, 另一唐姓弟子与季德胜过从较密, 曾在泰让桥一带耍蛇卖药, 类似早年活跃于观前街的朱松官。朱氏通过其妻王小荣间接师承其岳父“王三爷”(真名不详)——其人早年游走江湖, 后回到常熟梅李乡成为民间蛇医, 由此可见蛇丐与民间蛇医之间身份存在可转化性, 这种特性在基层国家权力真空中愈加突显。这些蛇医在“文革”前尚

属于“具有一技之长者”行列^[22], 除何福林外均没有正式的行医资格, 直到赤脚医生运动兴起后才部分获得承认。

与此同时, 吴江县卫生局结合本县实际情况, 每年召开 3-4 次专题会议研究蛇伤防治问题。赤脚医生运动期间, 很多大队请本乡的蛇医或擅治蛇伤的草医向大队赤脚医生传授蛇伤救治方法, 这一做法启发了吴江县卫生局。1970 年 5 月的该县医药系统职工代表会议上, 吴江县卫生局召集了医药商店、粮管所、米厂等单位推荐来的 24 名会治蛇伤的职工^①, 收集了他们的家传秘方, 将这些蛇伤方药交给吴江县人民医院研究, 并在会后由这些职工定期培训赤脚医生, 规范蛇伤治法^[23]。同时, 这些职工在本职工作之余兼治蛇伤, 如同里医药商店的药工凌胜昌在 1966-1976 年间治愈了 300 多名伤患。仅 1970 年一年, 该县如凌氏这样的药工就治愈了 77 名伤患^[24]。同年吴江县卫生局还派凌胜昌和盛泽医药商店的陈旭中赴昆山县支援蛇伤抢救工作, 并联合昆山县卫生工作者举办为期 5 天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以政治学习的名义培训当地赤脚医生^[23]。

除了开办培训班, 吴江县还举办巡回展览科普蛇伤防治方法, 并分片组织蛇伤防治协作小组。1972 年 5 月 25-26 日, 吴江县卫生局在芦墟镇召开“医治毒蛇咬伤经验交流会”, 召集了此前献方的 24 位代表, 以及由吴江县粮油局推荐来的 3 位会治蛇伤的职工共计 27 位代表^[25]。会议按吴江县各片区的地理和医疗条件成立了 7 个蛇伤防治协作小组, 分别由桃源、震泽、平望、盛泽、同里医药商店的陆小平、王翔鹤、冯润康、陈旭中、凌胜昌以及八坼医院的顾慕鼎、芦墟米厂的许粹胜担任小组长, 7 位小组长与吴江县人民医院的 1 位专家组成领导小组, 由吴江县卫生局的钱克强、吴江县医药公司的施然和粮油局的周浩总负责^[26]。这种分片协作的运作模式很自然地与赤脚医生运动期间形成的三级医疗体制相结合, 形成三级蛇伤防治网络。该网络还具有宣传和搜集蛇伤方药的作用。

2.2 “中草药运动”期间的蛇伤方药研究

2.2.1 苏州市及吴县的方药整理与研究

20 世纪 60 年代末至 70 年代初, 为了“备战备

^① 这 24 位代表分别是施然、陆志明、凌胜昌、夏桂英、邱祥珍、彭冯玉、冯润康、顾慕鼎、王平生、叶兴官、梅元灿、顾伟荣、奚勤丰、陈浩勇、王德兴、凌泽荣、沈玉林、朱锦成、刘连财、蒋振国、俞阿四、徐建荣、石秀农、程鹿鸣。其中俞阿四系吴江县同里公社红升三队的社员兼蛇医。详见 1976 年吴江县制药厂编印的《吴江蛇药鉴定书》, 苏州市吴江区档案馆藏。

荒”, 解决药品供应短缺的问题, 社会掀起了一场“中草药运动”。运动再次强调中草药的重要性, 迫使医药专家部分回到了中草药研究的路径。除了中草药的整理、筛选, 此时由于制药工业的进步, 医药专家还尝试对蛇伤方药进行剂型改革, 从而方便使用, 同时迎合当时“创造新医学、新药学”的政治宣传。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第二次献方运动的高潮, 如朱松官将之前有所保留的蛇伤眼药方献出, 受到刚刚从极“左”运动冲击中恢复的苏州医学院药理学组和神经病学组的重视: 研究人员不再拘泥于成分分析, 直接进行临床试验, 确认了该方对神经毒中毒的保护作用^[27], 并改制成“691 眼药”滴剂^[28]。这种蛇医眼药带有浓郁的江南特色, 除了清解蛇毒外还可以消炎杀菌, 治疗眼部红肿热痛。可惜的是该产品今已难觅其踪, 好在其原方至今仍由朱松官之子朱雪根传承, 为这一特色疗法的保存与未来研究留下了火种。

此外, 为将“中草药运动”推向高潮, 同时检阅各地新一轮献方采风和中西医结合疗法探索的成果, 卫生部军管会、商业部和化学工业部决定在京召开全国中草药和新医疗法成就展览会(简称全国中草药展览会), 时间定在 1970 年 9 月。苏州市卫生部门联合该市文化和教育部门于当年 7 月先举办了苏州市的中草药、新医疗法展览会, 展示了“中草药运动”期间苏州市及吴县收集到的单、验、秘方, 并在会后整理成《中草药、单方、验方汇编》小册子刊印发行。该册子收录有虎丘公社献出的验方, 并附有简单的患者病历及恢复情况介绍^[29]。三个月后又发行了第二辑, 收录了泖泾公社、藏书公社、光福公社和金山公社的 5 首蛇伤方药及痊愈病例数量^[30]。

2.2.2 吴江县的中药蛇伤制剂研发

“中草药运动”期间, 吴江县搜集到的蛇伤方药全部交由吴江县人民医院进行研究。通过筛选, 该院发现同里镇蛇医俞阿四的献方治疗吴江本地的蝮蛇咬伤效果最好。同时期吴江县医药商店将常用的具有解毒功效的中草药制成针剂、片剂和酞剂, 方便基层蛇伤急救和蛇药推广^[24]。上述发现与做法被吴江县卫生局上报给有关部门, 随后有关部门要求苏州等地区将收集到的蛇伤验方进行剂型改革。由于“中草药运动”中的自制药剂大多存在质量问题, 吴江县卫生局决定成立吴江县制药厂专门负责

中草药制剂的生产, 俞氏蛇药方也交由该厂进行改制。

吴江制药厂于 1971 年在同里镇西侧落成, 由江苏省医药公司的资助试制改良自俞氏蛇药方的“吴江蛇药”, 1973 年该厂制成吴江蛇药片剂和肌注针剂。此时的蛇防网络已由吴江县扩展至全苏州地区, 该药由地区蛇防网络单位(包括今无锡市部分市县)进行协作试验。应医院急救需求, 次年又改制出可肌注、静滴两用的针剂, 并总结出了“吴江蛇药肌注配合一支生物碱、一支黄酮、一支强心苷”的中西医结合疗法, 解决了肌注疼痛等问题^[31]。

经过 5 年的协作试验, 吴江蛇药的研发业已成熟, 江苏省卫生局遂于 1976 年 7 月 11-12 日召开吴江蛇药鉴定会。鉴定会由苏州地区科技组、工业局和卫生局代表联合主持, 召集了江苏省药检所、江苏省科技局、苏州医药公司、苏州医学院药理教研组、南通医学院、苏州地区和苏州市药检所的代表, 以及吴江县、常熟县、无锡市、江阴县等苏州地区蛇防网点医疗机构及吴江县卫生局等 41 个单位共计 49 名代表与会。吴江蛇药最终通过验证, 成为苏州地区代表性的中药蛇伤制剂, 在当地基层医疗单位广泛储备, 成为支撑基层蛇防网络的药品保障^[32]。

2.3 蛇医的新身份与社会地位的提高

蛇药受到重视的同时, 蛇医的社会地位也得到提升。1963 年, 原由何福林夫妇主持的上方山毒蛇防治所注册为蛇医联合诊所, 这标志着何氏夫妇成为正式医生。两年后, 该诊所升格为吴县蛇医医院, 业务涉及蛇伤和皮肤病治疗。截至 1970 年, 该院规模逐渐扩大到拥有 20 张病床和附属养蛇场, 是当时苏州农村地区的蛇伤防治中心。三级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立后, 该院并入木渎镇金山公社卫生院以便管理, 何福林在该院开设蛇伤专科和蛇伤救治培训班。该院还派朱阶辰医生跟师学习, 整理何氏经验^[33]。同时期何氏在上方山时收的徒弟王水生作为赤脚医生在木渎乡间行医。何氏的影响力从当时的苏州民间“蛇咬送木渎”的说法中可见一斑^[34]。

同一时期, 其它县乡镇也有类似的举措。新中国成立前, 曾有蛇丐陆洪绶、陆文龙父子在常熟科泾村替江南抗日义勇军医治蛇伤。1964 年, 陆文龙在常熟白茆乡耍蛇卖药时不慎中毒昏迷, 白茆乡政府派人将其送往常熟县人民医院抢救。事后陆文龙为表感谢将家传蛇药方献给白茆卫生院, 该卫生院

顺势将其吸收, 并派徐炳兴医生跟师学习和整理经验, 后又有吕桂生医生加入, 三人共同负责蛇伤治疗与临床研究^[35]。

蛇伤救治一度成为特殊时期上述两所卫生院的主要收入来源。其他如梅李乡的宋阿金与费保兴^[36]、北桥镇(今属相城区)的周鹤芝与周进泉叔侄^[37]、太仓县的张根木等祖传蛇医都被赋予了赤脚医生的身份^[38]。除此之外, 苏州地区还有部分擅长治疗蛇伤的中医医师如昆山县同德堂的陈儒祥等也曾开设蛇伤门诊^[39]。蛇伤防治逐渐成为苏州中医界的热潮, 这也是民间蛇医最后的辉煌时刻。

3 改革开放初期蛇伤防治工作的新变化

3.1 蛇医的世代交替与一枝独秀的蛇伤专科

“文革”结束后, 惠仲华考入苏州市中医医院, 开启了该院的蛇伤救治业务。在此期间, 惠氏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蛇伤救治方法, 如高位结扎阻滞神经毒吸收法、八邪八风刺穴排毒法以及蛇毒诱发急性肾衰的中草药治法等。1984年, 毕业于南京中医学院苏州市中医专科班的高忠恩调入苏州市中医医院工作, 拜入惠仲华门下, 师徒二人正式成立了该院的蛇伤专科。除了惠氏所授, 高氏还曾与继承朱松官衣钵的朱雪根交流蛇伤救治经验, 并在赴北京中医药大学学习期间向首都的蛇防专家请教。上述经历使其成为日后该院乃至苏州地区蛇伤救治业务的领军人物。高氏还有一同门蒋惠明曾短暂参与蛇伤专科工作。1984-1985年, 苏州市中医医院开办了多期中医培训班, 方便乡村医生(原赤脚医生)接受正规中医培训, 例如来自太仓县的基层医生周文华即由此习得正规蛇伤防治技术, 使其所在沙溪镇沙北卫生室被纳入苏州蛇伤防治网络^[40], 诸如此类。

改革开放初期, 各类国产抗蛇毒血清相继通过临床验证, 逐步向全国普及^[41]。由于抗蛇毒血清相较于中医药解毒速率更快且疗效稳定, 能有效提高伤患存活率, 因此全国包括苏州的临床蛇伤救治迅速调整为以抗蛇毒血清为主、中医药为辅的新中西医结合方案。这也为蛇伤治疗过程的简化以及向急救医学转型创造了条件。这一时期国家大力推进医学专业化、科学化, 苏州各医院在原驻院蛇医退休后陆续取消蛇伤专科, 改由急诊科全权负责蛇伤治疗, 擅治蛇伤的中医可参与会诊: 吴县木渎人民医

院(由原金山卫生院、吴县血吸虫病防治站和吴县中医医院合并而来)继承何福林医术的朱阶辰、新加盟的金氏世医传人金庆江等即属此列(曾随其父金里千在甬直镇一带访贤采风, 学得蛇医技艺)^[42]。而何福林之子何康荣得益于其家学转而从事该院皮肤科工作。

唯一例外的是苏州市中医医院的蛇伤专科。在全国蛇伤专科因经济效益低而遭到裁撤的时代背景下, 惠仲华和高忠恩师徒坚持中医药蛇伤救治事业, 并主动与急诊科合作。由于需求仍然存在, 院方最终决定将两科合并, 蛇伤门诊设在急诊门诊处(一个科室两块牌子), 由惠、高师徒培训急诊科和中医外科出身的医生, 尽量在急救医学的框架下保留中医特色。此后蛇伤专科交由急诊科运营, 惠、高师徒另建关节病专科。值得注意的是, 苏州市中医医院的蛇伤治疗水平在当时独树一帜, 其它中、西医院急诊科遇到蛇伤危急重症伤患多转送该院, 由高忠恩指导抢救。高氏还巡回于各蛇防网点医院间救治伤患, 帮助因蛇伤致残的病例更好地恢复, 避免了后遗症的发生; 即使在无血液透析设备的情况下, 仍能运用抗蛇毒血清联合传统治疗措施抢救重症病患^②, 系统性地体现了中医药对中毒性脏器衰竭抢救、伤肢恢复、并发症预防和愈后康复等方面的独到优势, 也标志着苏州现代中医药蛇伤救治技术的成熟。

3.2 全国蛇伤学术团体及其苏州分部的创立

3.2.1 中国蛇伤防治研究协会及其苏州分机构

经过此前发展, 被吸收入医院和诊所的蛇医得到医院的科学化诊疗配合, 而在正规单位之外仍广泛存在非正规的民间蛇医。为了满足规范基层蛇伤诊治、普及中国最新蛇防科技成果和方便蛇防人员交流学习等需求, 一个全国性蛇伤防治研究协会应运而生。1984年, 经中国中医研究院专家路志正和时任中国农村卫生协会会长林士笑提议, 由驻赣部队的军医吴鑫荪、江西蛇防专家舒普荣、朱珍菊(舒妻)、喻文球等与广西专家李其斌、覃公平、林可干、胡征林、刘占国, 以及安徽专家李云龙共同成立了中国蛇伤防治研究协会(以下简称蛇协), 成为挂靠于中国农村卫生协会的民间学术团体。

20世纪80年代末, 蛇协原会长吴鑫荪转回原

^② 据高氏手书病历记录, 常熟杨园卫生院曾于1987年9月23日收有蛇伤重症患者瞿阿升, 该患者遭蝮蛇咬伤超过9小时入院, 蛇毒已导致其肾功能衰竭。经抗蛇毒血清联合中草药灌洗、外敷和内服, 外加消炎、补液等治疗, 当年10月12日痊愈出院。

籍苏州, 经过本地蛇协会员高忠恩的穿针引线, 蛇协的影响进入苏州地区。蛇协在苏州地区的活动主要依靠常熟市隆力奇股份有限公司的赞助, 该公司创办者徐之伟成为蛇协理事。1992年1月, 该公司在蛇协的帮助下成立苏州市界善蛇类资源应用技术开发研究所(简称苏州蛇研所)。同年3月, 蛇协、苏州蛇研所与常熟市白茆卫生院合作成立了苏州市蛇类研究所常熟市蛇毒医用中心, 由蛇协时任第一会长覃公平任该中心名誉主任, 徐之伟任顾问^[43]。蛇协据此指导苏州地区的基层蛇防工作。

3.2.2 两大官方学术团体在苏州的影响

不仅民间, 官方也意识到了规范全国蛇伤治疗的重要性。

作为全国中医最高学术机构, 中国中医研究院(后改称中国中医科学院)于1979年成立中华全国中医学会(1992年改称中华中医药学会), 两年后成立中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1990年更名为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这两个医学学术团体在各省、市、自治区成立了地方学术团体, 如苏州市中医药学会和苏州市中西医结合学会。苏州市中医药学会的成员主要分布在苏州各级中医医院, 苏州市中西医结合学会成员则集中于苏州市中医医院和苏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即木渎人民医院)。

鉴于对蛇伤救治的专业需要, 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在成立外科分会后又进一步组织了蛇伤与蛇毒医学专业委员会, 相应地中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也在急救医学专业委员会下组建了蛇伤急教学组, 共同指导苏州各级中医医院和苏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以下称木渎人民医院)的蛇伤治疗工作(苏州市中医药学会和苏州市中西医结合学会的注册地点均为苏州市中医医院)。这种中、西医混处的格局为苏州地区的蛇伤防治向蛇伤急救的过渡提供了人员支持。至此, 苏州地区形成了蛇协指导基层蛇防工作、两大官方学术团体主导县级以上蛇伤治疗的局面。三大学术团体的活动逐步压缩了民间蛇医的生存空间, 至20世纪末民间蛇医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此后官方推行的蛇伤急救体系全面取代了原有的蛇伤防治体系。

4 祸兮福兮誉归吴门

4.1 中医药蛇伤救治在波折中延续

20世纪晚期, 中医蛇伤学术界已达成将抗蛇毒血清用于蛇伤早期治疗, 配合以中医辨证治疗, 蛇

伤危急重症使用中西医结合治疗(抗蛇毒血清和中药蛇伤制剂联合用药), 常规治疗仍适用中草药疗法的共识^[44]。西医方面, 通过中、西医学学术团体间的交流, 发现彼时的临床反馈普遍显示抗蛇毒血清易造成血清病, 且蛇毒引起的细胞中毒和并发症一时缺少有效西药, 而中医药手段恰巧能弥补这些缺憾, 因此保留中医药有其内在必要性, 中药蛇伤制剂的研发因之得以延续^[45]。

然而, 随着改革的深入, 全国大量公有制企业改制、撤并于世纪之交, 大部分既有的中药蛇伤制剂因此停产。苏州地区随着2000年吴江制药厂的撤并, 吴江蛇药随之停产。受此影响, 苏州的很多基层医疗单位(特别是吴江地区)既没有抗蛇毒血清储存条件, 又失去了中药蛇伤制剂的来源, 从此不再分担蛇伤防治工作, 旧的蛇防网络因此解体。苏州各级医院的中医药治疗手段也由此回归了传统方药及其衍生出的院内制剂, 如木渎人民医院的“何氏蛇药片”^[33]和白茆卫生院的蝮蛇咬伤I、II号方及其制剂等^[37]。

4.2 苏州现代化中医蛇伤救治队伍的成型

虽然中医药失去了蛇伤治疗的临床应用优先级, 苏州的现代化中医药蛇伤救治队伍却羽翼渐丰。1995年4月, 蛇协在苏州召开学术会议, 讨论蛇伤急救及蛇类医用资源开发相关议题^[46]。同年6月, 苏州市中医药学会在金门酒店召开了首届苏州市蛇伤学术会议。会议内容主要是普及抗蛇毒血清的使用、交流临床反馈结果, 推动中医药蛇伤救治与急救医学相结合, 以及由时任苏州市中医医院蛇伤科与关节病科主任高忠恩领衔成立该学会蛇伤专业委员会(蛇伤和关节炎学组)^[47]。与会代表如高忠恩等还参加了次年的全国中医肾脏病学术会议, 分享了苏州地区的蛇伤救治经验。

此后苏州市中医药学会蛇伤专业委员会不定期召开学术会议、开设蛇伤培训班。鉴于苏州市较高的蛇伤研究学术水平, 2009年4月16-18日, 江苏省中医药学会、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和苏州市中医医院联合举办江苏省蛇咬伤及节肢动物蜇伤学习班, 汇集了苏州蛇伤急救网络医院的各位负责人, 介绍自身蛇伤急救心得。会后形成论文汇编, 方便各院学习参考。通过此类方式, 苏州中医界现已培养出了如苏州市中医医院的刘海燕、郭颖、章懿婷、单煜等, 常熟市白茆卫生院的杨兴生、周文军、唐敏

以及张家港市中医医院的孟浩等急诊科或中医外科兼治蛇伤的新生代。苏州市中西医结合医学会则在木渎人民医院（苏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培养出骆建平、薛毅等人从事蛇咬伤专病研究。一支现代化的中医药蛇伤救治队伍已然成型。

4.3 蛇伤专科的复兴与吴门蛇医的正名

与中医药的发展相对, 进入 21 世纪以来, 抗蛇毒血清的普及却呈现出“一多两少”的趋势, 即“使用单位增多, 单位储备量减少, 市面流通种类减少”, 相对地生产厂家“生产种类减少, 产量不稳定, 受市场规律影响”。由于国内抗蛇毒血清的生产厂家仅有一家, 且该产品有效期仅有 3 年, 而各储备医院延续了公益时代不将其列入盈利药品范畴的传统, 客观上为其储备量的下降埋下了隐患。2008—2010 年间, 多种抗蛇毒血清供应出现问题, 各地医院储备也逐渐告罄, 出现了全国性的“血清荒”^[48-49], 这使得中药蛇伤制剂作为替代药品再次受到重视, 尚在生产的季德胜蛇药片成为苏州各级医疗单位常规储备药品。

中药蛇伤制剂再次受宠的同时, 中医药蛇伤救治也再度受到重视。苏州市中医医院因为其全市首屈一指的蛇伤专科, 成为新成立的苏州蛇伤急救网络的中心医院^⑤。木渎人民医院的蛇咬伤专病学科于 2005 年获评苏州市中医临床重点专病, 次年 7 月在肾病科挂牌^[33]。常熟市白茆卫生院的蛇毒医用中心同时也作为蛇伤专科不断发展, 目前该院已成为常熟市蛇伤专科医院, 其蛇伤救治特色疗法于近年获批常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35]。

出于对苏州市各医院的蛇伤医疗水平和研究成果以及地区卫生资源可及性的综合考量, 苏州市卫生局最终选中苏州市中医医院、木渎人民医院和常熟市白茆卫生院作为苏州市的蛇伤定点救治医院。至此, 作为苏州“吴门医派”分支小科的蛇伤科终于获得官方背书, 完成了从明清以降的“江湖把戏”到现代正规中医专科的蝶变。

5 结语

全国大部分地区重视蛇伤方药大都从上世纪 50 年代中叶开始, 而苏州因为叶橘泉的独到眼光领先

于时代。随着献方采风运动的开展, 苏州民间历史悠久的蛇伤方药开始大量见诸书册, 民间蛇医也被请进庙堂。苏州各医院在吸收蛇医后积极学习其技艺, 研究改良其方药、部分改制成中药蛇伤制剂, 在抗蛇毒血清普及前最大限度降低了苏州地区的蛇伤死亡率。随着时代发展, 旧式蛇医老去, 新式现代化蛇医崛起, 蛇伤治疗日趋规范, 中医特色历久弥新, 新的院内中药制剂层出不穷, 经受住了时代的考验。事实上, 中医药蛇伤救治涉及伤口局部处理、全身多脏器损害的纠正、溃疡愈合、患肢修复、并发症（包括血清病）的处理以及愈后康复等多种临床应用, 在不同阶段采用不同但又环环相扣的治疗方法, 是中医辨证论治的集中展现, 也充分反映了中医药在临床疾病谱系方面的广泛适用性, 因此保留蛇伤科也是坚持中医特色的体现。此外, 蛇药还可以用于一般毒虫伤或外科消炎, 蛇类自身的药用价值也值得深入开发、为民造福（如常熟的临床-科研-产品开发一体模式）, 这也是吴门蛇伤科继续存在和发展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 [1] (清)俞樾.右台仙馆笔记·卷十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295.
- [2] 叶橘泉.叶橘泉实用经效民间单方[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5:1.
- [3] 川中建雄, 岛野武著; 叶橘泉译.动植物民间药[M].上海:千顷堂书局, 1952:1.
- [4] 张镜源.叶橘泉学术评传[M].北京:中国盲文出版社, 2015:1.
- [5] 陈仁寿, 温长路.话说国医·江苏卷[M].郑州: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7:95.
- [6] 华东和上海市举行中医代表会议[N].人民日报, 1954-10-17(3).
- [7] 李剑.献方与采风[J].中国科技史杂志, 2015, 36(4):1.
- [8] 郗光.几年来执行中医政策的情况和经验[J].中医杂

^⑤ 据苏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2025 年 6 月 10 日公布, 苏州市蛇伤急救网点医院包括苏州市中医医院、苏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木渎人民医院）、相城区中医医院（原望亭卫生院）、常熟市古里人民医院白茆院区（原白茆卫生院）、张家港市中医医院、太仓市第一人民医院、昆山市第一人民医院、昆山市中医医院、苏州市第九人民医院（原吴江县人民医院）、江苏盛泽医院和苏州京东方医院。除苏州市中医医院储备有五步蛇、眼镜蛇、银环蛇和蝮蛇共 4 种抗蛇毒血清外, 其余医院均仅储备抗蝮蛇毒血清。苏州市中医医院急救室在 2024 年 10 月挂牌江苏省蛇伤诊疗苏州市研究中心。

- 志,1958(12):799-805.
- [9] 消灭危害人民健康最严重的疾病 李德全部长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的发言[N].健康报,1956-6-22(1).
- [10] 治疗毒蛇咬伤有了特效中药方[N].人民日报,1956-08-01(7).
- [11] 王国平.苏州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卷(1949-1978)[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9:313.
- [12] 江苏省中医中药学术研究委员会.中医秘方验方汇编(第二辑)[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58:89.
- [13] 佚名.扬中文史资料(第5辑)[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扬中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1986:29.
- [14] 佚名.花地 1986(合订本)[M].广州:《花地》文学杂志编辑部,1986:271.
- [15] 蝮蛇、眼镜蛇、金环蛇急性中毒动物病理形态改变[J].新医学,1973(4):193-194.
- [16] 徐正奎.蝮蛇咬伤的防治介绍[J].江苏中医,1961(5):20-21.
- [17] 周治华.当代苏州人才录[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67.
- [18] 金庆江.金一帖传奇[M].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22:156-157.
- [19] 吴县卫生局,吴县科学技术委员会.苏州专区吴县野生药源普查资料初步汇编[M].吴县卫生局编印,1961:1.
- [20] 顾钢,王馨荣.苏州医学院简史[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103.
- [21] 苏州市政协七届一次大会第七组(农工)对开创苏州中医事业新局面的四点建议:1983-04-02.苏州:苏州市档案馆(全宗 B02,目录 001,卷宗 0072):76.
- [22] 发掘祖国医学宝库珍藏 掀起群众性采风运动[N].健康报,1958-12-13(4).
- [23] 治疗毒蛇咬伤简报:1970-12-21.苏州:吴江区档案馆(全宗 3011,目录 3,卷宗 12):36-38.
- [24] 关于治疗毒蛇咬伤的复函:1976-07-20.苏州:吴江区档案馆(全宗 4002,目录 3,卷宗 84):90.
- [25] 关于“医治毒蛇咬伤经验交流会”情况的报告:1972-05-28.苏州:吴江区档案馆(全宗 3011,目录 3,卷宗 15):71.
- [26] 关于治疗毒蛇咬伤药物总结:1971-06-29.苏州:吴江区档案馆(全宗 3011,目录 3,卷宗 23):71-72.
- [27] 蛇医朱松官为人民服务好,应该吸收入医疗组织中:1981-01-23.苏州:苏州市档案馆(全宗 B02,目录 001,卷宗 0052):137.
- [28] 周洪范.中国秘方全书[M].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1:160.
- [29] 江苏省苏州市文化、教育、卫生革委会.中草药、单方、验方汇编[M].江苏省苏州市文化、教育、卫生革委会编印,1970:41.
- [30] 苏州专区革命委员会卫生局.单方验方选编[M].苏州专区革命委员会卫生局翻印,1970:70-72.
- [31] 江苏省吴江县制药厂.吴江蛇药鉴定会资料汇编[M].江苏省吴江县制药厂编印,1976:1-124.
- [32] 吴江蛇药鉴定书:1976-07-12.苏州:吴江区档案馆(全宗 2021,目录 1,卷宗 54):106-109.
- [33] 木渎中医蛇伤享誉苏州 三代传承的背后有哪些故事?[EB/OL].微信公众平台,2016-09-08.
<https://mp.weixin.qq.com/s/MHZVTczNW2B3IsCfvdixuQ>.
- [34] 蛇伤病人化险记[N].常熟日报,1989-07-11(4).
- [35] 传承百年的白茆蛇伤救治入选非遗[EB/OL].微信公众平台,2022-03-11.
<https://mp.weixin.qq.com/s/u7Yap0JUJMcPQEJWvPRAA>.
- [36] 义务蛇医十九年 为民治伤不收钱[N].常熟日报,1984-05-06(4).
- [37] 江一平.中医辨治经验集萃·当代太湖地区医林聚英[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6:547.
- [38] 《北桥镇志》编纂委员会.苏州市地方志·北桥镇志[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7:351.
- [39] 太仓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张根木蛇酒[EB/OL].微信公众平台,2020-10-20.
<https://mp.weixin.qq.com/s/co5Ip0RLBRzkOFDZwBzkfg>
- [40] 赵红骑.昆山民族民间文化精粹·中医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150.
- [41] 佚名.他把群众的疾病挂在心上——记全国模范乡村医

- 生周文华[J].中国乡村医药,1996,3(2):1.
- [42] 赵铠,章以浩.中国生物制品发展史略: 1910-1990[M].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编印,2003:1.
- [43] 苏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金庆江: 医宗士材继家学, 仁心仁术济姑苏[EB/OL].微信公众平台, 2021-08-16.
<https://mp.weixin.qq.com/s/7VazdLHuPycCgowA5AEFyA>.
- [44] 王黎明,徐炳兴.中国蛇协苏州市蛇类研究所常熟蛇毒医用中心成立[J].蛇志, 1992(03):54.
- [45] 舒普荣,朱珍菊.中草药治疗蛇伤的前景[J].蛇志,1991, 3(3):2.
- [46] 钟吉富.我国蛇伤急救进展——全国蛇伤急救学术会综述[J].医学研究杂志,1991(7):21-23.
- [47] 佚名.中国蛇协苏州会议纪要[J].蛇志.1995 (02):63.
- [48] 武汉一女子被五步蛇咬伤 急飞广州注射血清救命[N].楚天都市报,2010-01-26(1).
- [49] 全国蛇伤者剧增市中医院抗蝮蛇毒血清紧缺[N].都市快报,2010-07-23(1).

版权声明: ©2025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